



曾入选小学课本的《跨越百年的美丽》。

百家谭

梁衡

在我入选教科书的几篇文章中,《跨越百年的美丽》占了两个“最”字。一是版本最多,有小学、中学、师范、专科等14种课本收录。二是文章内外所涉故事最多,文中除居里夫人的故事这条主线外,涉及从爱因斯坦到苏东坡等十来个典故。至于文章外面的故事就更多了。

居里夫人是世界级的文化名人,我上中学时阅览室里就挂着她的画像,后来又读过她的几本传记。在写这篇文章之前我曾出版过一套《数理化通俗演义》,是章回体科学史小说,其中居里夫人一人就占了两回。但那是以科学公式、定理的发现为主线,人物故事是副线。一次,一位同事讲了一件事,她的女儿在上小学时是班里的第一名,上初中后成绩渐渐退步。为什么?女孩子懂得爱美了,上课时用铅笔卷自己前额的头发、照镜子。爱美是好事,但因美而分心、误课就不好了。上世纪80年代,社会上有一股“吃青春饭”的热潮(直至现在仍然不减)。女青年,特别是漂亮一点的女青年梦想一夜走红,不肯从事艰苦的学业、事业,一窝蜂地去学唱歌、跳舞。

有一次,我在郊区讲课,看见一处神秘的院子挂牌“舞蹈学校”,便好奇地进去搭讪,问有多少学员,答道三三千人。我大吃一惊,问:

可怜多少父母心

课文忆写之二:《跨越百年的美丽》



梁衡

“哪有那么多的文艺团体可以接纳这些毕业生?”对方笑道:“你不懂。你看电视上随便哪个小节目里就有多少女孩在后面伴舞?每天有多少企业开工剪彩、订合同、商品发布、推销,又需要多少女孩子出场?我们这里订单不断,经常一要就是几十人、上百人,一拉几大车。不是你想象的那种去当艺术家。”我又问:“孩子们在这里不学专业知识,热闹几年后将来怎么生活?”“那我们就不管了。”

这件事对我刺激很深。在商业大潮下有人任意挥霍青春,有人借机赚钱。该怎么引导青少年?这已成为一个尖锐的社会问题。当时全国妇联组织了妇女要自强、自立的大讨论,一个杂志振聋发聩地喊出:一个女性要认识到丈夫不可靠、子女不可靠、青春不可靠,唯有你自己的知识、志气和能力才可靠。女孩子对镜自怜,觉得很好看;在台上歌舞,觉得自己很美。但这种美丽能吃喝几年?五年?十年?这涉及人生观、女人观和美丽观。

当时我在新闻出版署工作。一天上班看文件,看到时任副总理的李岚清给当时的教育部长陈至立的一个批示,说现在大学生很浮躁,今年(1998年)是镭发现100周年,可以宣传一下居里夫人的事迹,以启发青年人静心求知。这个文件点燃了我的灵感,何不写一篇居里夫人怎样发现镭的散文?以前我的那本《数理化通俗演义》侧重写事,这篇文章就主要写人,写她怎么对待自己的青春、美貌和事业。“居里夫人是属于那一类很漂亮的女子,她的肖像如今挂遍世界各国的科研教学机构,我们仍可看到她昔日的风采。但是她偏偏没有利用这一点资本,她的战胜自我恰恰就是从这一点开始的。”“她以二十五岁的妙龄,面对追者如潮而毫不心动。她只要稍微松一下手,回一下头,就会跌回温软的怀抱和赞美的泡沫中,但是她有大志、有大求,她知道只有发现、创造之花才有永开不败的美丽。”她成功了,一人两次获得诺贝尔奖。100年过去了,她在人们心中还是那样的美丽。文章的题目就叫《跨越百年的美丽》,发在1998年10月22日《光明日报》上。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12月将其选入《教师教学用书》,2006年6月选入《语文》六年级下册。以后还有山东教育、北师大、华东师大、中国大百科、开明、人民卫生、天津科技等出版社的教材版本。

这篇文章写于2009年的教师节,文中的“小女”早已大学毕业。类似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。这是一个“知识母亲”对子女的自觉关怀。还有一个“知识父亲”的故事。

去年我到某省采访,这时距文章发表已经过去20多年。一位杂志主编说,当年他们

的杂志转载了《跨越百年的美丽》一文后,省里一个领导打来电话说:“请你给我复印三份送来。”原来这个领导的儿子正在谈对象,面对几个候选者家里意见不一。“官爹”到底水平高,他要把这篇文章发给候选儿媳,听听她们的读后感,以鉴别高下。古代有比武招亲,现在却演了一出“读文选媳”的戏。可怜天下父母心。

但可悲的是有不少家长并没有这个意识,任孩子在社会的大染缸里自生自灭。2005年时,我正在《人民日报》副总编任上,每晚夜班编报到凌晨3时左右才能下班。一天感冒发烧,下班后已是凌晨,路过航天桥下一所医院就进去输液。护士奇怪我这么晚来看病,她说:“我以为这个城市里只有我们医生才有夜班。”正迷糊间,进来两位漂亮的女孩,一身打扮珠光宝气。一看就是夜生活中人,也刚下夜班。其中一个感冒,另一个是闺蜜陪伴而来。她们年纪还不大,甚至还有一些天真。就在我旁边不远,拉把躺椅开始输液,然后就叽叽嘎嘎地聊起起来,不时还轻轻传出银铃似的笑声。我耳朵里飘进几句话:“你每月给家里寄多少钱?”“别的不管,反正每月给我妈寄5000元。”我一下从高烧中惊醒过来,一身冷汗,什么工作这样有钱?看样子,她们也就是高中生的年龄。她们的父母可能不知道她们在外打什么工,怎样抛洒自己的青春。护士台上那个年轻的女护士,可能终于明白北京城里至少还有三种人在上夜班。后来我专门写了一篇《夜幕下的北京城》收在《总编记》一书中。

这些故事说来想去,都是围绕一个问题:该怎样做人。这也说明了第一个“最”字,为什么这篇文章被选入教材的频率最高,版本最多。但是很遗憾,2018年全国实行教材统编,《跨越百年的美丽》一文被“统”掉了。一篇课文,虽然是用来学习语文的工具,但它首先作用于学生的是品德教育。这里仍然有一个德育、智育关系的问题。许多家长、老师都为失去这篇好课文而惋惜,呼吁它的归来。我也觉得它是我所有入选课文的作品中最适合学生、家长口味的,曾提议愿用我现仍在课本里的其他任何一篇文章来换回它。奈何,呼天不应!(注:1月15日本报刊发的《常州城里觅渡缘》为课文忆写之一)

莫言

癸巳中秋,吾应星云大师之邀至高雄佛光山参观访学,下榻紫竹林别墅。是夜月光皎洁,晴空如洗。主持法师邀我至户外凉亭茶坐,吾欣然从之。此亭依山而筑,居高望远,山下佛寺灯火辉煌,美轮美奂。大佛招引,八塔肃立。目睹胜景,心生敬意。亭后石壁有清泉一股淙淙而下,泻入池塘,飞珠溅玉。山前林木草丛间虫鸣唧唧,不绝如缕。泉声虫声,交织成曲。忽有鸟鸣格磔,戛然而止,愈显夜色沉寂也。流星破空,令人心境幽远;法师谈经论道,妙语珠连,令人心旷神怡。茶香四溢,开胃醒脾。有此饮茶听经之会,实乃此生之幸也。正感慨间,忽见一萤火虫飞入亭中,落亭壁上。有壁虎两只悄然逼近。虫命危矣。众皆惶然。法师合掌祈念:壁虎壁虎勿食小虫。俄顷,壁虎遂然而退。众道:善哉善哉。

次日,吾与星云大师在大觉堂以《看见梦想的力量》为题对谈,堂下听者数千。吾简言描述昨晚亭中故事后向大师发问:壁虎虽退,但终会腹饥,饥便欲食,食即伤生。如忍饥不食,即会饿死。虫命为生,壁虎之命亦为生,如此矛盾,该当如何?大师不假思索对曰:万物皆有佛性,壁虎亦可食素。大师言毕,堂下掌声雷动,吾亦为大师之机敏应对而深心敬佩也。

时过八载,恍若转瞬。佛光山之光依然灿烂,紫竹林之亭依旧亭亭。不知亭中壁虎改食素否?即使亭中壁虎改食素,天下壁虎改食素否?即使天下壁虎能食素,然天下食肉者皆能食素否?如此一想,不禁茫然。大千世界,芸芸众生,弱肉强食,适者生存,然此自然铁律,在佛家眼里,又何尝不是因果联系报应不爽也。看这世界,恶魔也许永远不会退场,杀戮也许永远不会终止,但佛教存在的意义也许亦于兹乎?

想先贤多有亭记之美文,吾效东施之颦,忆而记之,供方家哂笑之料也。此亭本无名,吾斗胆以壁虎名之,祈亭与主人惊我。

辛丑正月初六

读莫言《壁虎亭记》有感,赋绝句二首

其一

紫竹林边壁虎亭,慈悲故事众人听。
大师机智莲花语,佛性养成戒荤腥。

其二

大千世界最包容,善恶从来道上逢。
地狱不空休问佛,人间疾苦记心胸。
读莫言老师新作《壁虎亭记》感慨系之,口占二绝句并书,供方家两哂。
王振

这乐器,承载着东方美学的“惆怅之美”

古筝演奏家袁莎就古筝的精神气质、艺术与哲学的交集等问题接受访谈

本报记者张漫子

她是许多中国古筝学习者的“启蒙老师”,不仅许多人学习古筝的第一堂课是跟着她录制的教学CD入门的,你我听过的许多古筝名曲也都出自她的CD。

她曾携古筝登上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文艺晚会、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、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开幕式等国家最高级别的舞台,诠释古筝之美。

她将中国古筝与钢琴、小提琴、大提琴等西洋乐器交融的魅力,展现给30多国观众,向世界展示敦厚诗意的中国文化。

她是著名的古筝演奏家、中央音乐学院教授袁莎。

这种拥有2500多年历史的古老乐器有着怎样的精神气质?艺术与哲学之间有多少交集?外国人如何开始对中国音乐感兴趣?带着这些问题,记者专访了袁莎,聆听她对古筝、对音乐、对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的理解。

古筝承载着东方美学的“惆怅之美”

草地:听说袁老师从6岁开始就已经接触古筝了,一弹就是几十年。古筝对您而言意味着什么?

袁莎:最初学习古筝是父母的决定。我父亲观察到我在孩童时期流露出的天分与敏感,决定培养我走上艺术之路。我接下来越来越幸运地意识到,自己在逐步印证着父母的决定。

草地:相较于其他乐器,古筝的特色是什么?

袁莎:古筝的历史长达2500多年,古筝艺术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。我一直认为,琴音是寄托复杂细腻心境的最好载体,也是东方美学恰如其分的体现。就我对古筝传统乐曲的理解与诠释而言,“惆怅美”是其中蕴含的最富意味的美。在弹奏《出水莲》时,这种“惆怅之美”体现得尤为极致:弦凝指咽声停处,别有深情一万里,挥之不去的惆怅万端、千回百转,诗般的曼妙婉约,欲说还休……饱含着中国文化意境中花未全开月未圆的遗憾与缺陷之美。

草地:您曾说过,习琴不在高难,贵在陶冶心境,修身养性,弹琴指下静清,音意始臻微妙。

袁莎:弹琴就是“弹自己”。文学家用文字表达;画家用画笔描绘;而我,则在琴声中诠释生命的悲欢离合。一曲古筝音中,满载着挥之不



演出中的袁莎。

去的乡愁……我的家乡在浙江天台,我从6岁

年起去上海音乐学院学琴,7岁独自离家跟着启

蒙老师去四川,9岁考入中央音乐学院。少小离家,四十余载的艰辛历程磨炼了我的意志,古筝成为我慰藉心灵、寄托情怀最好的途径。

古筝是我的另外一个世界,可以自由自在地在音乐里成就纯粹的自我。现实世界中的小我会升华为琴声世界中的大我,真挚纯粹的音乐所包

含的温暖与深情不断滋养丰盈我的心灵。身处在喧嚣纷杂的现实世界,却可以尽情游走于无穷无尽的音乐意境中,独与天地精神往来,

领略生命的大爱大美。

中国音乐美在简约,不应丢失底

蕴与精神

草地:古筝虽然是拥有悠久历史的古老乐

器,但它真正规范发展、专业化发展是近几十

年的事情。上世纪90年代,曾出现一股从娃娃

抓起,学习钢琴、小提琴的风潮。中国音乐思潮

也曾遭遇过西方思潮的影响。中国古筝艺术专

草地:应当如何看待民族器乐的传统,或者说,古筝艺术的传统如何体现?

袁莎:古筝的传统体现在流传千年的古曲当中,这也是筝乐文化中大浪淘沙的精髓。

中国音乐的美是简约的,而简约极难,将单音连成线条,不仅靠指尖,更需要气韵与功底,这就是中国文化意境中的留白,是一种心灵与哲学之美。东西方的美学观念是存在极大差异的,我们的发展应当求同存异,古筝艺术蕴含着中国文化千年深厚的人文美学底蕴,在其强大的技术支撑与专业发展之上,我们当展现古筝艺术的独特气质与精神,传递出中国文化大道至简的美学追求。我们年轻一代古筝演奏者,当秉持传承与发展的理念,在坚守古筝敦厚诗意的气质精神基础上,再去探索创新与发展。

草地:一切艺术问题是气韵问题。

袁莎:是。庄子说,唯道集虚。中国诗词文章里都着重这种空中点染、拟虚成实的表现手法,使诗词意境里有空间、有荡漾。字,笔画越少,越难写;音,谱面越简,越难弹。弹琴五音之趣,半在吟猱,吟猱之妙,全在圆满。

弹琴更高的境界是“慢”和“弱”,而非“快”和“强”。快音强音仅为技术层面,重复训练即可练就。而慢音弱音,考验的则是举重若轻的功底与造诣,于质朴简约的表象下,是内在的满怀深情,万千气象,是为动中的极静,静中的极动,直探生命本原。

草地:古筝有没有精神气质,如果有的话,它的精神气质是什么?

袁莎:从学琴开始,我成长的每一步都跟古筝相关,所以我会不由自主地思索古筝背后的人文、历史,甚至美学与哲学,去探究古筝艺术的精神气质究竟是什么。

当我有幸将古筝作为中华文明的名片,向世界展现中国文化的自信与魅力时,我想,敦厚与诗意,是对其精神气质最为完美的诠释。

2017年起,我导演并演奏了中国首部筝剧《筝与诗·归去来兮》。全剧以筝乐为线索,以筝史为脉络,融合诗词、演诵、戏剧、交响、舞蹈于一体,借由不同朝代的古筝经典作品及诗歌的脉络,梳理了自先秦至当代的中

国古筝艺术发展史:《高山流水》(先秦)、《涉江采芙蓉》(东汉)、《春江花月夜》(唐代)、《出水莲》(宋代)、《牡丹亭》(明代)、《长相思》(清代)、《月亮月光光》(当代)等。跨越千年时光,筝乐在岁月的砥砺中绵延发展,薪火相传……

草地:您第一次出国演出才9岁,至今已经有数百次中外艺术交流的实践,这些年,海外观众对古筝艺术、对中国音乐的感受有哪些变化?

袁莎:年少时期代表学校出国演奏的时候,总是希望以高难度技巧向世人展现我们的强大,其实还是一种不自信,扬短避长,忽略了古筝最大的魅力;之后逐渐意识到古筝自身的优势,开始以最传统的古曲来展现我们的民族特质与文化审美;近年来,我带着古筝站在国家重大外交舞台上的时候,心灵与情感的表达已完全超脱于技术之上。古筝作为

中国文化的载体,将极具魅力的、诗意的、敦厚的精神气质淋漓尽致地展现给世界。琴声上升到心灵的层面,才真正回归音乐的本质,即情感。音乐作为桥梁,在世界的舞台上,向全人类传递的是大爱与大美。琴声中,是家国的情怀、宇宙的气韵与文明的互鉴。音乐应当是超越国界的,超脱于任何技巧与形式的,音乐即情感,是真、善、美的化身,传递着爱与美好,使人心向美向善,使世界和谐。这才是弹琴的最高境界与追求,也是音乐艺术的最终意义与价值。

草地:东方的意境美与西方美学的追求之间有不小的差异,如何在音乐交流中缩小文化的隔阂?

袁莎:在音乐交流的实践中,面对西方观众,我会以筝乐意境与历史文化为核心,而从演奏或作品形式上,则融入西方元素。例如我在纽约林肯艺术中心的《筝与诗·归去来兮》音乐会中,融入了大提琴、小提琴、钢琴等西洋乐元素,并采用了捷克作曲家德沃夏克《自新大陆》的主题。将《自新大陆》中的思乡情怀与《春江花月夜》中的月色与思念融为一体。

而中国观众也并非人人都了解古筝的文化与历史,因此《筝与诗·归去来兮》以中国古筝音乐的历史发展脉络为线索,融入大家熟知的经典诗词,引导大家在优美的筝乐中,进入中国浩荡千年的诗乐海洋,进而领略古筝艺术的深远意境。这个课题我已经做了4年,会一直坚持下去。